

## 老照片

## 响器声声助吆喝

## 与从前的夏天重逢



▲铃铛  
▲货郎和拨浪鼓  
▶打竹梆子的更夫  
▼吹牛角号的行商



桑金伟 文/摄

本文所述的响器是广义的，即可以发声的器具。而狭义的响器特指由鼓、锣、铙、钹四件敲击响器组成的民间乐器，北方人常称其为“锣鼓家伙”，而宁波人则直呼其为“响器”，常用于戏班中或吹鼓时。

响器不拘形状、材质，不刻意追求音色，无需其他配器，“拿起就来，摆起就响”，有助于商业吆喝。人们送给它们一些可亲的名字，如“报君知”“唤头”等。

这类用于吆喝的响器中，最常见的是拨浪鼓。它是一种古老的民乐和玩具，主体是一面小鼓，两侧各用线牵着一颗弹丸，鼓下有柄，转动鼓柄时，弹丸因离心力而外转、撞击鼓面发出声响。

据说，拨浪鼓很早就已出现。有人认为《诗经·有誓》中的“鼗”(táo)即“鞀”就是拨浪鼓。拨浪鼓流行于我国各地，在世界上分布也很广。

早期拨浪鼓是乐器，但因其敲击时无法准确地击中复杂的鼓点位置，而“退化”为玩具。而这正中吆喝人的下怀：拨浪鼓单手可鼓，小巧易存，声音好听，尤能吸引儿童，有利于做生意。

在古代，货郎们已开始摇着拨浪鼓招徕顾客。货郎担加拨浪鼓似乎是绝配。据《义乌县志》记载，早在清乾隆年间，就有农民从事“鸡毛换糖”(兑糖)的行业。“兑糖”的糖担由

两个箩筐、一个拨浪鼓、一根扁担组成。箩筐用来装鸡鸭毛、盒子等，盒子里盛着糖饼、糖粒。后来，担子里的小百货渐增，才发展成真正的“货郎担”。义乌人认为，是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催生了今天闻名世界之义乌小商品市场。

梆子作为响器也很常见。别看梆子光溜溜的，其貌不扬，操用简单，然而它是戏剧“后场”不可或缺的物品，是它“笃”出的清脆声响，指挥着乐队，因此家乡人把越剧称为“的笃班”。文绉绉地讲，这种“的笃”乐器就是檀板 and 笃鼓。大概，檀板击出“的”声，笃鼓敲出“笃”音。

据载，梆子又名梆板，明末清初随着梆子腔戏曲的兴起而流行。梆子应是檀板的一种，过去常用于巡更(打更)。儿时在大人口中和电影中听闻更声，但现实中的更夫从未见过，直至四年前在慈溪的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，才目睹了打更老人拿着竹梆子做打更演示。

著名作家余秋雨在他的《借我一生》中写道：“……当年小坝里夜航船的梆子声，也不会再有。祖母听到梆子声就起床了，点亮一盏小小的油灯，右手擎着，左手摸着楼梯护板一步步下楼，不久，灶间的烟筒里就飘出了几缕白烟。”

另一种响器是号角。常见的有海螺号和牛角号两种。小时候，慈溪浙山四城门都有客船开行，其中东、西、北门的是“个体户”，他们各有自己的开船信号。西门开船

敲铜锣，故西门有顺口溜：“快船铜锣啞啞，开鉴‘大炮’启老王。”“开鉴”即陈开鉴，“启”是陈开鉴之族名陈启顺，其出言直率无忌如“大炮”，又是这一带快船业的领头人，即“王”。这“啞啞”的铜锣之声很合“开鉴大炮”的个性。北门开船吹海螺号。每每午后，老大吹着米黄色的海螺号角，从我家大门前经过，直吹到北门河埠为止。“呜——呜——”海螺号声响低沉，闷声闷气地拖着长音，与“啞啞”的铜锣声截然不同，这让乘船人轻易就能分辨出去是哪个方向的船。

“铜串子”也是响器之一。过去“游方铜匠”挑着一副担子，早晨出门，走街串巷，手持五块铜片串成的“铜串子”，到那人口稠密处，手一抖，铜串子一下子散开了，铜串子互相碰撞发出一阵“哗啦啦、叮当当”的响声。手再一抖，铜串子立马收成一叠。五块铜片刻制得很精细，显示了铜匠的高超手艺。

此外，还有哨子、笛子、铃铛等响器，不一而足。

最实用的当数既是工具又可作响器的器物。这类器物中，我印象深刻的有两样：

一是卖“笃笃糖”用的小铁锤和呈大“L”形刀的组合。含在嘴里又软又韧的“笃笃糖”，冷却后倒很脆，只要用小锤在刀背上一“笃”，就能“笃”出任意大小的糖块。卖家招揽生意时，只需将刀放

在手心上，小锤击打刀背，就能发出清脆的响声，省却了累人的吆喝。

二是过去宁波载客三轮车上发声的气囊。不久前我问一位“老宁波”：“老早，宁波‘嘎咕、嘎咕’响的三轮车，你还记得吗？”“怎么会忘记呢？阿拉宁波人叫其‘捏捏器’，格依晓得伐？”

这种土红色的橡胶气囊呈椭圆形，朝下有个出气口，内装哨子，当手捏气囊时，就能发出有趣的“嘎咕、嘎咕”声。气囊安装在三轮车的把手上，车主一边骑车，一边捏它。发出的响声，既可代喇叭警示人，又是招揽顾客的信号，一举两得。记得1967年，我首次到宁波城区，听到“嘎咕、嘎咕”的三轮车声，觉得好生有趣。

利用工具作为响器的还有很多，如做大饼、油条的师傅，会有意识地将手中的碾棍子与桌台板的碰撞声搞得很有节奏，中间再插入几下刻意敲出来的响声，所谓“花点子”，以增加节拍感来吸引顾客。这是熟练劳动带来的乐点，正如劳动带来了歌舞。

如今，这些响器在我们的生活中渐渐消失了，因为有了好使而便宜的录放机，它能将录下的吆喝声不断地播放出来，从此再无需用嘴和动手了，这也算是一种进步。但是，录放机用滥了，就会严重失真，而且失去了吆喝原本的活泼和生动，就如超市喇叭从早到晚的重复吆喝，反而使人烦得只想绕道而去呢。

## 回味

虞燕

今夏，与光明牌冰砖久别重逢了。深蓝底色配鲜艳的红字，四方方，憨头憨脑，这般简约素朴的包装，跟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。那么味道呢？迫不及待地打开纸盒，冷气裹挟着淡淡香草味浮在空气里，依然是通体雪白的一块，依然是醇厚细腻的味道。任其一点点在口中融化，竟然幸福得有点飘。

这种感觉，就像偶遇一位多年未见的故人，她不但仍是当年的模样，而且还拥有当年的心境和情怀，怎不叫人惊喜呢？

初遇光明冰砖，应该在20世纪80年代末。那会儿，我居住的岛上的冷饮界是白糖棒冰、橘子味棒冰、赤豆棒冰和绿豆棒冰的天下，光明冰砖的出现，宛如一堆村姑里突然闪出个“白富美”，大家的眼睛喇地亮了。但价格让人望而却步，七毛钱或是九毛钱一盒，比棒冰高了很多，那是我们小时候的哈根达斯呀。

所以，多数时候，我们只能在心里惦念着“白富美”，暗自咽口水，不过，碰上大人心情好，或者期末考试骄人，还是可以一饱口福的。初尝冰砖时，以为“砖”嘛，起码会像棒冰那么硬，牙齿和心理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结果，一口咬下去，呆住了，这“砖”软糯，简直入口即化。按弟弟说的，大概是把奶油蛋糕冷冻了吧？我说，应该叫光明冰奶糕才对嘛。注意到了盒子上的小字——上海光明食品，来自那个有大百货公司、大白兔奶糖和夹心饼干的地方呢，心里又多了几分倾慕。

盛夏，在孩子们眼里，小店里的冰柜是最美好的所在，稍稍移开

柜门，白气调皮，不管不顾地冒出来，周边仿佛一下子清凉了。弟弟踮起脚，尽力把手臂伸直，紧攥于手心的纸币已被汗水濡湿。他声音响亮：买光明冰砖！接过冰砖，顶着烈日一路往回跑，拐进通往自己家的小径，左转，进院子，“蹬蹬蹬”冲上五个台阶。汗水从他短簇簇的头发边蜿蜒而下，在脸上画地图。顾不得擦汗，他急急撕开包装，我端起碗接着，白乎乎的冰砖一个跟头翻进了碗里，豆腐块似的，敦实，呆萌。跟弟弟一人一个小勺子，舀着吃，香甜绵密，奶味浓郁，如冰凉的棉花糖融于舌尖，几口落肚，通体舒爽。最后，当然要將碗底残留的“液体冰砖”都沥进嘴里，一滴不剩。当时心想，要是每天能吃上一块该多好。

为了接近“每天吃上一块冰砖”的梦想，暑假里，我主动要求做“童工”——帮母亲织网。每天飞梭走线织上一阵子，几天下来，右手掌被绿色网线勒得生疼，想想美味的冰砖，咬牙挺住。终于等到整顶网织完，得到了5元“工钱”。一下子成为富有的小孩，总要豪气一回——买冰砖去，两块！弟弟的小眼睛往下一弯，豆芽似的，继而接过钱，飞奔出去。他当然也是飞奔着回来的，满脸通红，额头的汗滴进了眼睛，他眨巴了几下，说：姐姐，我比人家骑自行车的还快！冰砖被他撩起的背心兜着，护得好好地，却找不到那两根扁扁圆头的木棍了，那是光明冰砖的专配，可能是路上掉了。但这一点都没影响我们的好心情，木棍没了有什么关系，一人捧一个碗，用勺子舀，大口大口地吃才更过瘾呢。这真是记忆里难得的奢侈场景。

因为光明冰砖，那清凉的、甜腻的、有香草味的、生机盎然的——从前的夏天，与我重逢了。

## 慢时光

俞亚素/文 柯以/摄

梅雨季节，我回了一趟家乡。午饭后，撑一把雨伞，独自去老街旧巷寻找童年的记忆。

正寻寻觅觅时，突然，身后传来一声缓慢的“啾—啾—”，划破了有些寂寥的雨巷。我的心不由一动，停下脚步。这声音似曾相识，但我没有急急地回头去相认，而是在记忆深处打捞。

我终于微笑着转过身，看见一位八九十岁的老人正站在自家门口，他的身后是一扇小矮门。呀！我居然猜错了。我以为那一声“啾啾”是大木门对时光的抗拒，谁知竟然是一扇可爱的小矮门。

矮门，顾名思义，就是比较矮的门，约为大门的一半高。最简单的是几块木板连在一起，漂亮一点的就做成栅栏状。这扇小矮门正是栅栏状的。

我看着亲切，忍不住拿起手机一连拍了好几张留作纪念。老人见怪不怪地说，拍吧，拍吧，这几年啊总是有人来拍照。然后又幽幽地感叹道：人老了，没人喜欢。东西老了，喜欢的人倒是蛮多。我不由被逗乐了，老人说的大实话啊！“阿公，这矮门是干啥用的呀？”

“以前哪，鸡鸭猫狗的满地跑，还会跟着主人家去邻舍隔壁串门。串门也算了，还要到处拉屎，交关泥腥（很脏）。装了这矮门，就可以把它们拦住了。”老人边解释边配上动作，很是热心。

啊，原来是为了拦住鸡鸭猫狗呀！我略微有些失望。

“屋外头挡住鸡鸭猫狗进来，屋里头防止娃娃们出去。”冷不防，身后响起一个阿婆的声音。

听了阿婆的补充，我笑了。不得不说，在养孩子方面，女人终究比男人细心。小矮门的功用就是这么简单，符合市井老百姓的期待。

小矮门挡住了鸡鸭猫狗，却挡不住乡邻之间的情谊。那时候，邻里之间喜欢串门。这个“串”字就很有意思，观其形，两张嘴一条心。串门不就是找人聊天嘛，而且必是很聊得来的。两家人好到把自家的门都串起来了，门便如同虚设。的确如此！大白天，镇上也要，村里也要，过去很少有人将自家大门关起来的。有老百姓思维中，关闭大门必是有着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反而引起别人的好奇和猜



矮门「啾啾」

疑。小矮门倒是拦着，但更像是装饰物。谁想来你家串门，手伸进去只需轻巧地拨一下门帘，小矮门立刻“啾啾”一声开了。有时，两家女主人还会隔着矮门聊天。一个倚着矮门，探出上半身，或许打着毛衣。一个站在矮门前，或许纳着鞋底。这样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，完全不在乎时光悄悄地从身边溜走。

有一天，被矮门保护着的娃娃们突然长高了。小矮门似乎成了他们要出去的阻碍，于是，小矮门被拆除了，老屋变卖了，村子空了，老街荒了。一拨又一拨的人搬进了钢筋水泥砌成的新房子，家家户户开始小心翼翼地关起了门。但是，总有那么一些“老古董”，丢不下黑漆漆的老屋，丢不下颤巍巍的矮门，丢不下浓浓的乡情。他们固执地守着老街，守着古村，守着属于他们的旧时光。矮门“啾啾”，像是岁月低吟着一首黄昏的情诗。



## 甬城绘·博物馆

## 宁波帮博物馆

宁波帮博物馆位于镇海区，建筑面积2.4万平方米，主要由博物馆和会馆两部分构成，2009年10月22日建成开馆。

博物馆以中国近代经济史上重要的商帮——宁波帮为展陈对象，以年代为脉络、史实为线索、人物为亮点，以商道智慧、桑梓情怀为展陈内容，系统展示了明末至今宁波帮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。

(丁安 绘)

## 阿拉宁波话

赵淑萍

## 饭篮吊起

关于饭篮的俗语不少，如“老鼠咬断饭篮绳——白辛苦”，又如“嘴巴上挂饭篮——不愁吃”。在宁波老话中，还有“饭篮筒箕吊起——饿肚皮”之说。

以前在江南农村，家家户户有一些竹编的器具。用来淘米盛饭的，一种是筒箕，又叫淘米筒箕，是竹篾编的，上面有许多细密的小槽，用来淘米洗菜，也可以用来过滤半生半熟的米饭以便得到浓稠的米汤。那时候，农妇们常到附近河边淘米洗菜，她们把半圆形的筒箕往河里一浸，右手不停地搅拌，白色的米泔水便漾开来，引来不少小鱼。最后，用双手捏紧筒箕的两边，往上抖动撇米，动作娴熟、老练。这时，近处有鸭子在戏水，大白鹅不时仰天拍翅。村里

的广播正播放着越剧或《采茶舞曲》，有几家饭烧得早的，已经升起袅袅炊烟……这样的画面，既朴素又温馨。

也有一种专门盛放冷饭或者馒头竹篮，叫饭篮。这种篮子通常是碗圆状，合以圆形的篾盖，上面还配一个半圆形的竹提梁。既可放置在桌上，也可以悬挂在凳子上。饭篮里的冷饭，又叫“冷饭娘”，到下一餐时，常常和新淘的米一起加水再煮，或者是第二天用来煮泡饭。把饭篮悬挂起来，是怕老鼠吃，怕猫偷，同时也是防家里的小孩惦记。

可是，“家贼难防”。那年头实在没东西可吃，肚里缺乏油水，特别是春夏，昼长夜短，小孩子的胃口又好，于是，常常打冷饭的主

意。下午三四点，趁大人们都在地头干活，搬来一把凳子，站上去偷冷饭。一旦得手，冷饭里拌点酱油，放上味精，用开水一泡，吃得津津有味。运气好的时候，这饭篮里还有一碗吃剩的咸肉炖蛋或者梅干菜烤肉，顺便捞一块肉吃，那是出奇的香。有时也有风险。小孩子个子太矮，饭篮又挂得高，站在凳子上往往还够不到。于是，踮起脚尖，去抓那提梁，结果，没站稳，人摔了，饭篮也被拽下来，饭撒得满地都是。那个晚上，轻者挨骂，重者挨打。那个年代，有些小孩黄色的脸上有白色的斑块，大人说那是“冷饭块”，并说他冷饭偷多了，肚子里长蛔虫了。可是，告诫归告诫，冷饭还是照偷不误。

这饭篮确乎是经常吊着，又经

常被取下来。但是，一旦长期空着吊在那里，肯定是这户人家碰上生计问题了。宁波话“饭篮筒箕吊起——饿肚皮”或“饭篮吊起”，那意思是家里断粮，吃了上顿没下顿，或者指失业，丢了饭碗。旧时做生意的人，眼看前景不对，也会愁容满面地说：“饭篮吊起，要掘野菜了。”

除了饭篮，还有各种形状、各种用途的竹编的篮子、篓子。有买菜用的，也有卖菜用的，有用来捉田鸡的，也有用来摘棉花的。一只只篮子、篓子，用旧了，变形了，还舍不得扔。谁家要是有一只新的淘米筒箕或精致的“杭州篮”，提出去很有面子。

后来，轻便的铝制淘箩代替了筒箕，再后来，又变成塑料的了。有了冰箱，再也用不到饭篮。现在还有几个人拎着菜篮上菜场呢？家里零食一大堆，孩子们再也不会去偷吃冷饭了。

“饭篮吊起”，恐怕很多人不知道它的含义了。